

从《明宣宗御制集》看朱瞻基宫廷生活中的自警意识

Emperor Xuanzong's Government Philosophy in His Recreational Life as Viewed through the Imperial Anthology

许冰彬

Xu Bingbin

内容提要：

明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斗蟋蟀、索猎鹰，劳民伤财，甚至给藩属国也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他也善于在娱乐中发现各种政治涵义，体会自然之道，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施政理念。朱瞻基在位之时距开国不远，朱元璋、朱棣的勤政之风尚有很大影响，因而尚不敢过于沉溺于游乐之中，在他的御制文集里经常可以看到娱乐中自警的诗句和文章，以及由此而引申的为政之道。本文将主要依据《明宣宗御制集》，并结合《宣宗实录》等各种相关文献，探讨朱瞻基宫廷生活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并试析宫廷娱乐对其施政理念的影响。

关键词：

明宣宗 朱瞻基 娱乐 施政

ABSTRACT:

The recreational side of the Ming-dynasty Emperor Xuanzong's (r. 1426-1435) court life is multi-faceted. On the one hand, his engagement in cricket fighting and avid search for falcons exhausted the people and drained the treasury; the heavy burden even fell upon border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 in recreation the Emperor also found variou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the way of nature, which he applied to the enrichment of his government philosophy. As one of the Ming dynasty's early rulers, the Xuanzong emperor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diligence of the Hongwu and the Yongle emperors. Thus the Xuanzong emperor was careful not to excessively indulge in pleasure, as demonstrated by the self-scrutiny and related government philosophy in his poems and essays. Based on *The Imperial Anthology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Ming Dynasty* (*Ming Xuanzong yuzhi ji*),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such as *The Veritable Record of the Xuanzong Reign* (*Xuanzong shilu*),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itive elements in the Emperor's life of recreation and analyzes its impact on his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KEYWORDS: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Ming dynasty, Zhu Zhanji, recreation, governance

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喜好玩乐的皇帝，他从小受到严格的皇家教育，文武双全，精力旺盛，其宫廷娱乐生活丰富多彩，花样繁多。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谢贵安先生分别从朱瞻基的宫廷文艺娱乐、游乐活动、郊游和巡游、节庆娱乐以及骄奢荒唐的娱乐等多个角度分别撰文，揭示了其宫廷娱乐生活的特征¹。

明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斗蟋蟀、索猎鹰，劳民伤财，甚至给藩属国也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他也善于在娱乐中发现各种政治涵义，体会自然之道，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施政理念。朱瞻基在位之时距开国不远，朱元璋、朱棣的勤政之风尚有很大影响，因而尚不敢过于沉溺于游乐之中，在他的御制文集里经常可以看到娱乐中自警的诗句和文章，以及由此而引申的为政之道。本文将主要依据《明宣宗御制集》，并结合《宣宗实录》等各种相关文献，探讨朱瞻基宫廷娱乐生活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并试析宫廷娱乐对其施政理念的影响。

一 观射与选才

中国古代儒家非常注重六种基本知识和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通称“六艺”，射箭即为其一。除了军事和狩猎的意义之外，射箭在古代还是一种“君子之争”的竞技娱乐，它有一整套规范而细致的礼仪，如如何揖拜、如何持弓、如何进退等都有具体的要求。射礼前后，常有饮酒助兴，人们在比赛中修身养性，并不看重胜负结果，而是通过射箭培养刚毅、谦和、礼让的君子风度。古代重武习射，常举行射礼。射礼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三年（1370年）举行大射礼。大射，是天子、诸侯在祭祀前为挑选参加祭祀的人选而特意举行的，为等级最高的射礼。朱元璋建国以后非常注重文武双全的人才，曾下令太学及郡县学生都要弯弓习射。

明宣宗朱瞻基也非常重视射礼的作用，他曾写过一篇《述观射》的文章，描述了观看射礼时的感想。文中说：“周礼有射人，掌射之法而治其仪。凡大比多士，命行射礼，若州党之学。春秋之祭，亦以礼会民射。盖古人燕享祭祀，宾贤讲武，莫不行射，而执弓矢，进退升降，皆有礼度。射义曰：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而观其德。又必歌诗以为发矢之节，上下有等，则发而不紊。故曰：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夫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功成则国安矣。射之用其大矣哉。古礼未可尽复，而射亦不可以废。间筑园东苑，闲暇命士习射其中，朕恒亲临，视其中否而赏罚焉。士多奋跃整肃，鲜越次失律者。夫射，六艺之一，士之所当习者。观其志，辨其才艺之高下缓急，庶乎有用耳。因观射，有感于古人之法，聊以述焉。”²明宣宗认为“射礼”对于治国安邦的功用甚大，虽然时代不同，周代古礼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是习射一事绝不能废止，因此他特意在皇家东苑专门开辟了一块射箭场地，闲暇时命士子们在里面习射。宣宗也经常前去观看，根据士子们的射箭成绩而相应地进行赏罚，并从中挑选一批意志坚定、才艺高超的人为朝廷所用。

¹ 谢贵安先生这一系列关于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的论文连载于《紫禁城》2009年第10期至2010年第3期。

²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明宣宗御制集》卷十二，第179页，齐鲁书社，1997年。下文凡引《明宣宗御制集》处，皆出于此，不再一一说明。



图1 《朱瞻基行乐图》卷中朱瞻基观射的场面
故宫博物院藏

由此可见，明宣宗朱瞻基并不拘泥于古代礼制，而是根据治国需要而作出相应的调整。朱瞻基鼓励士子们习射，不仅留下了自述性质的文章，还让宫廷画师把他闲暇时观看射箭的活动也画了下来。在《朱瞻基行乐图》卷中，有一部分描绘的正是朱瞻基亲临御苑观看射箭的情景。只见朱瞻基头戴尖顶圆帽，身穿便服，端坐亭中，两旁各有一人随侍在侧，身后一人当胸抱着御用弓箭，看来他也可能上场一试身手。亭外即是射箭场，前方远处设有三个旗杆，正中旗杆上悬挂箭靶，靶心有一“勇”字。两侧分别有二人捧壶拾箭，并计算成绩。一人正向皇帝报告，以请示发令，靶场上的一名选手早已做好准备，弯弓搭箭，似乎只等皇帝金口下令，便飏地一箭射出去。

二 射猎与阅武

朱瞻基虽然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帝王，但是自幼便跟随祖父朱棣出征蒙古，受到很好的军事训练，也形成了尚武骑射的个性。随着明代对蒙古守势的形成，朱瞻基的施政重心已转移到国内经济的发展，他常常通过射猎活动来回味沙场之上跃马弯弓的军旅生涯。朱瞻基在《平原猎骑赋》中说：“惟我朝之御宇，奄万国其来同。肆诞敷于文德，亦岂忘乎武功。属玄明之届候，凛闭塞而成冬。命将帅以习射，将校猎而讲戎……予曰：噫嘻惜其过烈，智不掩群，仁不尽物，阅武而已，何在穷杀？于是下命令，戢武威，割鲜酌，旋师都畿。念奔走之劳疲，颁所获于六师。怀解网于商德，咏囊弓于周诗，庶狩放于搜岐，岂上林子虚之比拟而已哉？”¹他在文中表明，治理天下在于文德，但也不能荒废武功，因而要通过校猎的方式习射讲戎。但是朱瞻基认为，射猎的主要目的在于阅武，而非穷杀，要像商周贤王那样解网囊弓，施好生之德，这绝非司马相如的《上林》、《子虚》（即《天子游猎赋》）所能比拟的。

朱瞻基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重阳》，最后几句写道：“朝廷岁礼论田猎，宗庙时思有报尝。农事已闲修武事，古人遗意未能忘。”²可见，农闲时期出去围猎在明代有合法的依据，朱瞻基由此也在秋后农闲时举行了三次

¹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51页。

² 《明宣宗御制集》卷三七，第232页。



图2 《明宣宗行乐图》轴

明, 商喜绘, 绢本, 设色, 纵 211cm, 横 353cm, 故宫博物院藏

巡边兼射猎的远游活动。第一次, 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 历时 27 天。这一次巡边遭遇了蒙古兀良哈的部队, 朱瞻基亲率三千精锐骑兵出喜峰口, 发动突然袭击, 大获全胜, 随后又在围猎过程中射杀了猛虎。第二次, 从宣德五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 共 16 天。第三次, 从宣德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 共 24 天。后两次都在居庸关外举行了大规模的围猎活动, 朱瞻基射杀禽兽颇丰, 并派人将猎物送回京师敬献皇太后¹。朱瞻基在居庸关的巡边活动感触颇深, 在永乐时期他就随着成祖朱棣到此秋狩, 深切体会到“虽镇之以武事, 终守之以仁义”²的道理。朱瞻基这几次巡边, 通过射猎与阅武的活动更加使他认识到仁义德化守国的重要性, 他在《居庸秋晓赋》³、《居庸关铭》⁴等文中一再强调了上圣为理, 不独特武, 固以仁义, 圣不遗武的国防理念。

关于朱瞻基游猎的绘画作品有很多, 这为我们想象当时的壮观场景提供了形象的画面。如《明宣宗行乐图》描绘了朱瞻基率领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在御苑围猎的场景, 根据红色的宫墙、汉白玉小桥等景色推断, 这很可能是专供皇家射猎的南海子一带。

1 谢贵安:《红叶舞丹霜后落, 青山如画马前看: 明宣宗的郊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

2 《明宣宗御制集》卷五《居庸关赋》,第138页。

3 《明宣宗御制集》卷六,“盖是关也,天地所置,限隔夷夏,虽索虏其遥徙,岂防戍之宜罢,必有远虑,斯无近忧,防患未然,经国嘉谋。吾又闻之,上圣为理,不独特武。虞格有苗,乃在羽舞,修圣神之德化,盖礼义之干橹。吾虽未易于跋及,谅素心之所慕。”第144、145页。

4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王者无外,固以仁义,圣不遗武,聊示有备。”第168页。



图3 《明宣宗射猎图》轴
明，绢本，设色，纵 29.5cm，横 34.6cm。故宫博物院藏



图4 《明宣宗射猎图》轴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有两幅《明宣宗射猎图》则单独表现了朱瞻基在旷野之中骑射的情景。

朱瞻基也写了很多关于射猎的诗词来抒发跃马弯弓的兴奋和愉悦之情，如卷二十五《雪晴观猎》、卷二十九《校猎归次清河写景述怀二首》、卷四十二《清河道中小猎》等，从诗文中可以看出，郊外纵马射猎的豪情是在压抑的禁城之中难以体验到的，因此朱瞻基不断创造机会突破围城，去更广阔的天地里巡游射猎，以实现他文治武功兼备的治国理念。

三 猎鹰与刑法

朱瞻基很喜欢猎鹰，他写了很多与鹰相关的诗词，如一次游猎途中即兴所作的《清河道中小猎》：“暖日晴风沙草肥，桃花未谢杏花稀。道傍狐兔避行骑，引起苍鹰掠地飞。”¹又如《鹰》：“鸞鸟异所禀，劲骨挺峭特。锋芒利爪嘴，霜气含羽翮。金眸一侧睨，群鸟为辟易。秋高天宇清，氛翳敛无迷。奋飞云霄上，纵横骋抟击。宁肯安卑栖，空负材与力？纷纷鸡鹜群，饱食竟何益！”²在诗中，朱瞻基盛赞奋飞云霄、纵横抟击的猎鹰，指其志存高远而不负才力，与之反衬，则批评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鸡鸭之流。然而，在放鹰逐马的游猎过程中，他对苍鹰的理解还远不止于此。在《苍鹰赋》一文中，朱瞻基写道：“曰爽鸠以名官，秉刑法而用虔。周比德于尚父，垂功业于简编。伟然明于子产，论为政之大略。见邪恶而必诛，譬鹰鹯于鸟雀。契予心之所存，惟司刑之是托。怀钦恤与明慎，恢治功之昭灼。若夫饥则为用，饱则颺去，如秦之慕容、魏之吕布、元坦之聚畜、僧达之驰骛，又沦溺于禽荒而废阙于政务，皆非予之所取也。”³朱瞻基从鹰鹯捕获鸟雀的行为中，体会到司法刑律对于诛恶除凶的重要性，同时要以“钦恤与明慎”的态度对待司刑，宽严相济，以维护长期有效的司法体制。对于历史上那些沉溺于游猎而荒于政务的名人，朱瞻基明确表示“非予所取”。实际上，他

¹ 《明宣宗御制集》卷四二，第 254 页。

²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七，第 194 页。

³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 149 页。



图5 “御用监造”玉海东青啄雁饰正面 图6 “御用监造”玉海东青啄雁饰背面
明,长5.5cm,宽3.5cm,厚1.4cm
故宫博物院藏

也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据赵中男先生研究,朱瞻基在位期间,运用封建帝王的司法权力,对许多复杂的案件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裁决,并改善了司法制度,既体现出了明代的某些法律传统,也反映出封建时代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特点,对明代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¹。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朱瞻基玩猎鹰,也给朝鲜也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朝鲜盛产各种猎鹰,比如海皂鹰、笼黄鹰、罗黄鹰、儿子黄鹰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海东青。朱瞻基的猎鹰,大多都是朝鲜进贡来的,民不堪其扰。宣德年间,朝鲜每

次进献的猎鹰都有数十只乃至上百只,并派专门的护鹰使负责护送。有些海东青死于进献途中,朱瞻基也并不怪罪,还安慰进献使者道:“死了何害?人能言语,又能服药,病尚未愈,况禽兽乎!尔等无忧。海青本难得,幸得则进之。其他佳鹰,亦随得以献。予得以为游戏之玩。”²每次朱瞻基都会以大量的金钱、御用宝物作为赏赐,以换取朝鲜更多的猎鹰进贡。除此之外,他还命宫廷御用监制作了“海东青啄雁”的玉雕,留存至今。传世的明代玉器中带有制造年款的非常少,而带有“御用监”款的作品仅此一件,因而非常珍贵。

四 喜祥瑞而多内省

历史上几乎没有不喜欢祥瑞的帝王,明宣宗亦不例外。朱瞻基即位之后,继续推行父亲仁宗为政以宽的措施,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经济稳步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繁荣,各地官员竞相进献祥瑞之物以邀功的风气日益盛行。朱瞻基对各种祥瑞态度还是比较理性的,颇有自警意识。在《宣宗实录》里也有很多免贺祥瑞的记载。如宣德四年二月十三日,“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献驹虞二,云出滁州来安县石固山,素质黑文,驯狎不惊。上命群臣观之,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请上表贺。上曰:‘祲祥之兴,必有实德,庶几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岂皆得人?农亩岂皆有收?民生岂皆得所?朕夙夜不遑,宁处驹虞之祥,于德弗类,况天道无常,理乱之几恒相倚伏,岂可不虑?唐太宗尝曰:‘人君须至公理天下,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与卿等宜共谨之。’遂免贺。”³朱瞻基面对群臣的溢美之词,并没有乐享其中,而是清醒地反思自己在用人、农事、民生等方面的问题。他引用唐太宗的名言,表明真正看重的大祥瑞是能做到像尧舜那样的君王,至公理于天下,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古代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1 赵中男:《明宣宗的司法活动及影响》,《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2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宣德三年二月癸亥,第339、340页,中华书局,1980年。

3 《明宣宗实录》卷五一,宣德四年二月己丑,第1221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1962年。下文凡引用《明实录》处,皆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版本。

虽然朱瞻基一再免贺祥瑞，但是他并不拒绝祥瑞之献，而且对此非常喜爱，在其御制集中写下了许多咏赞祥瑞的诗词。农业为立国之本，朱瞻基对地方官员进献的瑞麦、嘉禾尤为重视，多次赋诗赞美以兆丰年。他在《瑞麦赞》的序文中说：“宣德庚戌（即宣德五年）秋七月，四川守臣进瑞麦有一茎二穗、三穗及四穗、五穗者。群臣上表贺，夫嘉禾瑞麦自古有之，然非至治不能致也。顾朕菲德，何以致此，实由上天眷佑，宗庙默佑之所致矣。朕其可忘所自乎？敬为瑞麦赞，以昭祖考之大德。”¹此外，宣德丁未（即宣德二年）九月廿九日，朱瞻基还曾御笔戏写《嘉禾图》轴赏赐太监莫庆，图绘一茎五穗，置于青铜壶中，正是农业丰收的吉兆。



图7 朱瞻基《嘉禾图》轴
绢本，设色，纵38.4cm，横30.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时雨、瑞雪等利于农业的吉兆，朱瞻基一方面赋诗咏赞，另一方面则自警以应天时。他在《时雨说》中写道：“盖天之五行在人为五事，洪范五事貌曰恭，又曰恭作肃修五事，而能肃恭严整，则天以时雨应之。故休徵曰：肃，时雨，若反是则悖天道而雨为霖为暴，故咎徵曰：狂恒雨，若是休咎，皆系于人也。予志存时雨之泽物，故著是说以自警。”²朱瞻基认为，天之五行对应人之五事，因而不能悖逆天道，要肃恭严整以应时雨，并写此说以自警。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十三，天降瑞雪，“是日早朝罢，上示群臣《喜雪》之诗，复赐赏雪宴，盖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诗，群臣遂进和章，上亲阅视，择其有警戒之意者，别录之而为之序曰：宣德五年冬，久未有雪，盖冬雪消毒，疹疹遗蝗，滋茂宿麦，迨冬不雪，民心则忧，民之心，朕之心也，乃十有二月己卯之夕，大雪深尺，遍于远迩，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制七言古诗一章以写志，且赐群臣观之。群臣各进和章，朕亲阅其词，不为溢美，而有相警之义者，命录之得若干首。”³朱瞻基在诗中表达了天降瑞雪的喜悦心情，群臣相和，他也仅挑选有警戒之意的诗作集结成册，并亲为之作序，以示与民同心，同喜同忧，不沉醉于溢美之词。他在另一篇《瑞雪赋》中更表示要小心翼翼，固本宁邦。“予何修而致此兮，何二仪之大德，岂昭事之敢忘兮，惟小心之翼翼，庶本固而邦宁兮，昭荣光于简册。”⁴这些都体现了朱瞻基对农业的高度重视。

吉瑞天象也是朱瞻基比较重视的一个方面。宣德朝出现较多的是老人星，也即寿星。他在《寿星图赞》的引文中说：“比钦天监言老人星见，又言占书云老人寿星而明润色黄，则天下平，老者安，贤者用。顾朕何膺之然，天之所赐，不敢忽也。世有绘寿星图者，敬为之赞。”⁵朱瞻基曾以《寿星图》赏赐朝中德高望重

1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第170页。

2 《明宣宗御制集》卷四，第135页。

3 《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庚辰，第1699、1700页。

4 《明宣宗御制集》卷六，第145页。

5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第171页。



图8 朱瞻基《寿星图》卷
绢本，设色，纵29.3cm，横35.6cm。故宫博物院藏

的大臣和佛道中的高僧、真人，以表彰他们的功绩，沟通君臣之间的感情，并兼有祝其长寿之意，如《赞寿星像赐长春真人刘润然》¹、《赞寿星像赐弘慈普应禅师净观》²。对于特别重要的人物如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兼户部尚书夏原吉，历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入内阁参与机务，深得几代帝王信任，可谓五朝元老。当朱瞻基还是皇太孙时，夏原吉就随侍左右，尽心辅佐，君臣二人感情相当深厚。朱瞻基则亲自御笔戏写《寿星图》赏赐，以示无上的恩宠。

对于远人进贡之物如松化石，朱瞻基在《康干石铭》的序文中称：“禹贡铅松怪石皆入贡献，兹石为

远人所奇，而贡之中国亦宜矣。朕虽爱玩之，然匪徒为耳目之好也，以其为远人之贡，而所以格远人者。自古圣帝明王必慎乎德，故序而铭之。”³朱瞻基表示并非为了耳目之好，而是为了像古圣明王那样注重德行，以格远人。宣宗对祥瑞的进献有一定的警惕。如当时有地方官进献孔雀，一些阿谀奉承的官员却称之这鸾凤，大加溢美之词。他在《孔雀》一诗中写道：“须知臣有夸谀者，指尔为鸾惑主心。”⁴然而，据谢贵安先生的研究，朱瞻基一旦见到奇异的祥瑞之物及群臣的阿谀之词，又不禁笑逐颜开，挥毫赋诗了。在《明宣宗御制集》中还有很多各式祥瑞的描写，如景星、庆云、灵芝等，其中尤其以白色祥瑞为多，如白象、白兔、白鹿、白鸟、白鸂鶒、白雉、白雁、白燕、白鸛等，各赋诗词，大加咏赞，如此一来，势必上行下效，导致各地官员为寻求祥瑞而扰害民间⁵。

五 抚琴与招贤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其中古琴又因为自身“清和淡雅”的品格寄寓了文人傲骨凌风、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从而位于四者之首，备受人们重视。明宣宗朱瞻基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同也有非常活跃的文艺细胞。他闲暇时喜欢演奏各种器乐，其中最喜爱的就是古琴古曲。朱瞻基在《朝回偶作》诗中描写自己退朝后“琴操太古遗音”的情形，在《春早朝回御书殿阅琴书有作》诗中，记述了曾演奏《阳春调》、《南薰》等名曲。为追求浪漫情致，朱瞻基喜欢在花前月下、竹林深处、水上凉亭等环境清幽之地弹琴娱乐。从《花前鼓琴》、《竹轩弹琴》、《晚凉》、《雪夜弹琴》等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瞻基沉醉于美妙琴音之中的快乐心情。

1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第171页。

2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第171页。

3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第169页。

4 《明宣宗御制集》卷三八，第237页。

5 谢贵安：《促织囉哩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

朱瞻基喜欢抚琴，也特别喜欢收藏古琴，内府中就藏有不少。他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古琴赞》来描述古琴的种种妙处。他在引文中说：“夫琴肇于羲农，以之修身理性，故释之者曰：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其心，盖众乐之统，而君子所御者也。朕恒欲效解慍之奉奏，复太古之音，致淳庞之治，因阅兹琴，有愜予意，乃为之赞。”¹朱瞻基认为，琴能禁邪，能正人心，净化心灵，为“众乐之统”，是君子应常演奏的乐器，他将效法先贤，复太古之音，致力于“淳庞之治”。为此，朱瞻基仿照一些有名的太古琴曲，拟作新词，以抒发心中的敬仰之情。比如因仰慕周文王由“自身而及于天下”的圣德，作《文王操》；感慨周成王时凤凰来仪，而作《神凤操》；思念父皇大德，恩情难报，以示孝心，因作《思亲操》等，这些拟作的古琴曲应是朱瞻基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作为一代帝王，朱瞻基比较看重《猗兰操》，他在序文中说：“昔孔子自卫及鲁，隐居谷中，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伤不逢时，而托为此操。予虑在野之贤，有未出者，故拟作焉。”²朱瞻基感叹孔夫子生不逢时，故而期望当下的在野贤士能为朝廷所用。为此他还写了好几篇招贤的诗词，如卷十三《招隐诗有序》、卷二十八《招隐歌有序》、卷三十三《昔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得乐毅，破齐有功，后以谗去，因览地志，感而赋此》等。他下敕说：“朕惟贤者致治之具肆，即位以来，屡诏有司举德行才智之士，将与共图治道。然林泉岩谷必有远引而不轻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己求售，非志士之本心；洁身独善，岂圣贤之中道。故尝作《招隐之歌》，使幽远之贤皆知朕志，庶几幡然有奋起者。卿等为国重臣，特示观之。举贤为国，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视为空言可也。”³朱瞻基鼓励隐逸贤才出山为朝廷所用，这也是他抚琴娱乐时为政理念的一种体现。

六 见微知著的杂感

朱瞻基的娱乐生活与为政理念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他还善于在天地万物的细微之处感悟人生，并转化为自己的治国之道。

朱瞻基观察动物很细心，甚至从微如蝼蚁的自然行为上也能有所感悟。宣德四年二月，他看到后苑一树根下的蚁穴，群蚁往来有序，似有尊卑之义，于是写了一篇《蚁说》予以颂扬，表示不能因微而忽之⁴。朱瞻基也很喜欢观鱼，御制集里有很多和游鱼相关的诗篇。他在《观鱼说》里描绘了游鱼之乐的环境，指出“万物得所，吾心恻焉，故草木畅茂。”⁵而在另一篇《太液观鱼赋》中，朱瞻基从群浮鱼沉游泳的自适之趣，联想到先古圣哲的治国方略，赞赏子思的中庸之道，要让万物各得其所，天下大治⁶。他从鹿的驯化体会到对匪人的教化，从《驯鹿赋》一文可以看出朱瞻基在某些方面并未玩物丧志，反而颇有自警意识，在观赏驯鹿的

¹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第171页。

²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一，第174页。

³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622册，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卷上《招隐歌》，第287、2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⁴ 《明宣宗御制集》卷四，第135页。“群蚁出游，自成行列，回旋往来，或相值，则跂足若偶语者。项之有大蚁出于其后，群蚁趋附之，若恐弗及者。世谓蚁有尊卑之义，于是信之。嗟乎，天之生万物，已各赋之性，不若人之备而各予之一端……蚁至微者也，其若有义如此，世人……食君禄或有不尽臣节者，固蚁之□□□也……小说又载其穴狱报德事……其可以微而忽之哉？”

⁵ 《明宣宗御制集》卷四，第136页。

⁶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47页。“太液池深广若巨浸，群鱼所聚。闲暇偶憩池上，观其浮沉游泳，有自适之趣，因为赋云……嗟夫，夏后之世，鱼鳖咸若，周文为沼，其民欢乐。既圣哲今已远，揆予德兮凉薄。欣物情之得所，验天理其昭灼。味孔伋之道言，咏鸢飞与鱼跃。”

同时,他感悟到对匪人“教有善道,食有美禄”的教化方式¹。“朱瞻基闻蝉鸣而联想到其天赋高洁的自然属性,进而想到文武百官帽上的蝉翼之饰,由此而写了《鸣蝉赋》以言志²,这些都是他在休闲娱乐生活中为政之道的感悟。

朱瞻基在观赏植物时也获得了很多感悟,他常通过植物的自然属性而联想到国家的朝政治理。比如他在《移菊记》一文写到,从东圃移菊到书殿之南,未伤其根者花开灿然如绣,而伤其根者花萎而色衰,从中深切体会到宽仁爱民的保民之道³。太液池琼岛上的竹林深为朱瞻基喜爱,他在《小山丛竹赋》中,描述了多次在此赏竹的情景,并由此联想到西周末年卫国的武公,曾任周平王的卿士,年过九十仍然谨慎廉洁,宽容别人的批评,善于纳谏,《诗经·卫风·淇澳》中描写的竹林正是对武公的称颂,朱瞻基常于此抚竹而思前贤,心慕武公之德⁴。他在《观莲赋》中写道:“暂徘徊以伫立,聊怡情而适性,诵在沼之周诗,爱寄怀于斯咏。”⁵“在沼之周诗”当指《诗经·大雅·灵台》。《孟子·梁惠王》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朱瞻基观莲诵此,意在表明效仿周文王之德,爱惜民力,以灵台灵沼与民同乐,咸来归附之意。他欣赏玉簪花高洁的品性,在《玉簪花赋》中说:“庭阶多玉簪,暑雨乍霁,金飏生凉,其花盛开,不竞于春阳之时,而秀于早秋之候,洁白妍丽,异于群卉。玩而嘉之,乃为之赋……呜呼,清高之士,恬退之节,林逋西湖之滨,元亮东篱之侧,盖可以联芳而并洁也。”⁶对于他喜爱的芍药,朱瞻基特别说明并非为赏玩其艳丽的姿态,而是看重其独特的性味,可喻国之贤才。他在《芍药赋》中说:“朕尝思忆前闻,历观往谱,休异种之繁滋,列佳品而莫数。岂恣态之堪玩,抑性味之足取。纵能供金鼎之调和,又曷若盐梅之为愈。”⁷盐味咸,梅味酸,盐和梅子均为调味所需,亦喻指国家所需的贤才。木芙蓉又称拒霜花,朱瞻基在《木芙蓉赋》中说:“呜呼,贞女秉礼,不欢乎时迈,志士道,不务乎速达。其耿介之所存,亦芙蓉而同节。故予于斯植也。匪尚其色,而尚其有凌霜之德。”⁸朱瞻基看重的是木芙蓉的“凌霜之德”,而非其艳丽的外表。

朱瞻基经常悠游山水之间,天地自然的造化既愉悦了他的身心,也给了他很多有益的启示。朱瞻基曾取宫苑中被水冲刷过的废旧石料,于便殿堆积成石假山,“以为观美,盖有所寓意也。”他在《石假山记》一文

1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49页。“虞人有获鹿纳之苑囿者,畜久甚,驯狎能解人意。爱而赋之,且有警焉……禽有能语,兽有善舞,通情适意,合节中度。呜呼,物不自物,有循乎人;人有匪人,而物之循,教有善道,食有美禄,而或不淑,不愧驯鹿。”

2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49、150页。“时维仲夏,微雨初歇,轻飏飒然。听蝉鸣高树,音韵清切,喜而赋之……盖闻蝉非一种,蜩其大者,鸣非一时……嗟夫,小大兮虽殊,由蛻兮一类。吸风兮饮露,高洁兮一致,所加饰侍臣之冠而表清尚之为贵也。”

3 《明宣宗御制集》卷三,第132页。“东圃多菊嘉种,初命移植于书殿之南,戒之曰:掘土勿伤其根、摧其枝、揉其叶,斯其生意遂矣。凡移百余本而根之伤者二,枝叶之摧揉者三,俱培之、溉之,及期花盛开,黄者、红者、紫与玄者烂然如绣,而视根枝之伤揉者,独花萎而色瘁,与众之烂然者异矣。夫菊及风霜之际而始开,盖众卉之贞也,而一有所伤,虽雨露均培植至,亦不得与众同,遂然则凡物不可以伤之也,而况于民□昔文王视民如伤,盖惟恐或伤之也。恐或伤之,则必□□□□保之。吾因移菊,有得于保民之道,故特记其事□□□□夫时之牧民者云。”

4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47、148页。“吾徘徊而不舍,固钟情于兹竹,卫之武公,年逾九十,礼以飭躬,每怀靡及,诗人形猗猗之咏。国风载淇澳之什,嘉斯竹而赋之,予敢忽夫?”

5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48页。

6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49页。

7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50页。

8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51页。

中记述了由此而领悟的天地广大化育万物之道¹。西苑太液池中的万岁山,朱瞻基经常登临远眺。宣德四年上元节,他命于万岁山张灯,大宴文武群臣共度元宵,百官赋诗进贺歌咏太平盛世,然而朱瞻基并没有沾沾自喜,他在《上元节赐群臣观灯诗序》中清醒地认识到明朝开国以来几代帝王创立基业的不易,文武不能弛而不张,君臣同乐亦未尝忘儆戒之义²。万岁山上有一座广寒殿,永乐年间朱瞻基就随成祖朱棣多次到此赏玩,并写了《广寒殿赋》以记其事,提醒自己以元顺帝为戒,勤政务本,以仁贤为宝³。宣德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朱瞻基登万岁山,坐广寒殿,谕群臣曰:“兹山兹宇,顺帝所日宴游者也,岂不可感。”⁴宣德八年四月初四日,朱瞻基奉天门视朝后,又以近作《广寒殿记》示杨士奇、杨荣等人,再次以成祖训诫自省,政务余闲登临之时不忘圣贤明训、元朝失国之警⁵。仁者乐山,朱瞻基多次在北京西山“探奇胜,揽秀色”,并写下《西山赋》,文中体现了但行仁者之事,不必崆峒问道的感悟⁶。朱瞻基喜爱登山远眺,观景必度之理,游乐必励诸己,正如他在《秋山赋》中说的,游山并非娱乐适意,而正是实现其仁德爱民、率义明治的为政理念⁷。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朱瞻基对水同样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曾于闲暇翻看图书之时见到对长江的描述,进而怀想大禹治水之功,于是作《大江赋》以抒胸臆⁸。朱瞻基喜在宫苑太液池游玩,但他在《太液春游赋》一文中批评周穆王八骏之游,乐而忘返,几致江山颠覆,提醒自己游乐适度,勿忘自警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有著名的汤山温泉,朱瞻基也曾到此泡温泉,舒松筋骨,并写下了《汤山温泉》诗。他在盛赞温泉功用之后,笔锋一转,联系到唐代杨贵妃的华清池和安史之乱,“尝闻华清池,天宝几陷溺。至今遗迹存,行者为伤恻。兹泉虽不远,弃置何足惜。蚩蚩樵牧徒,朝暮任适取。”¹⁰可见,朱瞻基的自警意识非常强,而并非游逸无度之君王,他注意从历史上吸取教训,令汤山温泉任由民间樵夫、牧人随时取用,也体现了一种与民同乐的思想。

宫廷中常见的器物也能给朱瞻基以灵感。如《羽扇赋》中,借小小的扇子抒发自己的治国情怀,不为

1 《明宣宗御制集》卷三,第131、132页。“传有之曰,今夫山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又以明夫天地之道,至诚无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此参天地育万物者所宜务也。予将因是而致察,作石假山记。”

2 《明宣宗御制集》卷三,第127、128页。“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肇造鸿业,太宗文皇帝嗣统中兴,仁宗昭皇帝继志述事,皆一德格天用,昭受天眷以及我后人而克享有今日之乐,不然今何德以致之哉。抑闻之张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张,文武不为,古之明主贤臣相与宴乐,未尝忘儆戒之义,则今之同于斯乐者,其可不思敬厥德,修厥职,以仰答天与祖宗之佑。”

3 《明宣宗御制集》卷六,第142页。“故崇宫邃馆,非徒娱己也。临高眺远,必有资乎理也。昔文王灵台之作,盖致谨天人之际,后世若楼有勤政务本,台有观耕讲武,亦不忘于政理,而岂章华丛台,可同日而语哉?予临九五,兆民是保,恒逸乐以为戒,惟仁贤之为宝,庶靡愆于皇猷而光承于祖考。”

4 《明宣宗实录》卷九三,宣德七年七月癸未,第2120页。

5 《明宣宗实录》卷一〇一,宣德八年四月丁亥,第2259、2260页。“朕尝侍皇祖太宗文皇帝万机之暇,燕游于此,从容之顷,天颜悦怿,指顾山川而谕朕曰:‘此古轩辕所都,而后来赵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后裔不存,殷鉴加弗良焉。’又顾兹山而谕朕曰:‘此宋之艮岳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于兹;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处,思其人,夏书所为峻峻宇雕墙者也。肆吾始来就国,汰其侈,存其概而时游焉,则未尝不有儆于中。昔唐九成宫,太宗亦因隋之旧,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时资燕游以存监省。汝将来有国家天下之任,政务余闲或一登比,则近而思吾之言,远而不忘圣贤之明训,国家生民无穷之福矣。’朕拜稽受命,无时或忘……比登兹山,顾视殿宇岁久而弛,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俨然在上,敬以所授大训笔而勒诸乐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孙于亿万年。”

6 《明宣宗御制集》卷六,第143页。

7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51页。“盖吾闻之,君子之于道也,观不徒观,必度于理;乐不徒乐,必励诸己。夫山之万物也,厚重不迁。秋之为状也,清明肃厉。盖山之德属仁,秋之德为义。吾方体仁以厚民,率义以明治,庶几以无忤于厥位,岂徒娱目而适意也哉?”

8 《明宣宗御制集》卷六,第143页。“江出岷山,会众水合流至京师而益大。其利泽之及天下为至大。暇日因阅图籍而怀大禹之功,遂援笔赋之……噫嘻,帝尧之时,泽水有馘,命禹治之。八年于外,手足胼胝,然后九川涤源,九泽既陂,驯至于今。乾坤清爽,予承大统,临万国,抚大江之雄奇,实无尽乎利泽,思前圣之大功,配天地而莫极,用抒意于斯文,庶几九德之歌而传之无斁也。”

9 《明宣宗御制集》卷六,第146页。“虽游玩之可乐,亦循省而戒盈。嗟穆王之耄荒,骋八骏而驰骛,觴瑶池而弗返,几颠覆于厥绪。敢殷鉴之或忘,肆恒率于皇度,庶保人于下民,上永延于鸿祚。”

10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七,第188页。

爱其清韵，靡尚华饰，效法帝舜、武侯，广开言路、招徕天下才俊¹。他注意观察宫中计时的工具刻漏的准确运行，体会到必须顺应天时，以勤民事，并为此专门写了《刻漏铭》以自警²。

七 小 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抚琴、观射、射猎、猎鹰、祥瑞以及山水自然、动植物等各种娱乐活动中分析了朱瞻基在参与过程中的感悟以及施政的理念。

就观射来说，朱瞻基并不拘泥于古代礼制，而是根据治国需要而相应的调整，通过鼓励士子们习射，从中挑选一批意志坚定、才艺高超的人为朝廷所用。就骑马射猎来说，主要与武备联系在一起。朱瞻基的主要目的在于阅武，而非穷杀，要施好生之德，其国防理念在于仁义德治的感化，而不独特武力高压。就观赏猎鹰来说，朱瞻基将国家刑法理念赋予其中，既要诛恶除凶，也要审慎明辨、宽严相济，以维护长期有效的司法体制。就祥瑞来说，注重“至公理天下”的大祥瑞以及对农业生产有利的时雨瑞雪等吉兆，小心翼翼，固本宁邦，欣喜之余不沉醉于臣下的溢美之词。就抚琴来说，他注重效法先贤，复太古之音，致力于“淳庞之治”，多次借古琴曲言己志，以鼓励隐逸贤才出山为朝廷所用。从观察动物上获得的灵感主要是尊卑之义、中庸之道、匪人的教化、官员的高洁品性等；就观赏植物来说，主要是宽仁爱民之道、爱惜民力、善于纳谏、与民同乐等理念；就山水之乐来说，主要是政务闲暇放松之时不忘圣贤明训、儆戒之义以及元朝失国之警，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另外，从一些宫中常见的器物上也领悟了顺应天时，以勤民事的启示。

这些都是朱瞻基宫廷娱乐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总的来看，他颇有自警意识，基本上能自我克制，并做到游乐有度，由此而引申的施政理念也为“仁宣之治”的太平盛世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在明宣宗的任内，也没有因为他的游乐而造成社会动乱。当然，应该注意的是，朱瞻基在御制文集中涉及的娱乐体验与感悟，很大程度上与其读书较多有关，有些只是掉书袋或者是自然联想，并不见得真正落到实处，因而也不应夸大宣宗在宫廷娱乐中的正面因素。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资信中心]

(责任编辑：赵中男)

¹ 《明宣宗御制集》卷七，第148页。“嗟夫，古人制器，靡尚华饰，因物为用，任意有适。帝舜五明，以招徕才俊。武侯白羽，以指麾行阵。予之有取于斯，岂独嘉其清韵。方当辟四门，决壅塞，洞灵台之澄澈，视万里于咫尺。播一握之仁风，清暑气于八极。”

² 《明宣宗御制集》卷十，第170页。“壶箭之制与水之受注皆有准则焉。夫天道运行而成，岁岁月日时罔有差忒，则治功成，故制器以窥测之者，谨天时，勤民事也。予宵衣待旦，旰食图治，仰企尧代之君，以亮天工，敢不致谨于兹。乃著漏刻铭，以示传士俾加谨云。”